

<<简·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简·爱>>

13位ISBN编号：9787538264937

10位ISBN编号：7538264930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

作者：夏洛蒂·勃朗特

页数：552

译者：戴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前言

《简·爱》第一版由于不用写序，我便没有写。这第二版需要说几句感谢的话和作点杂乱的评论。

我应当向三个方面表示我的谢意。

向读者，感谢他们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向报界，感谢他们以正直的赞许为一个无名而有抱负的人开辟了公平的园地。

向我的出版家们，感谢他们用他们的才智、能力、求实感和坦率的开明向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家提供了帮助。

报界和读者对我来说只是些不明确具体的对象，因此我也只能用不明确具体的话来感谢他们。而我的出版家们则是实实在在的，某些慷慨的评论家也是这样，他们鼓励我这样一个在挣扎中的陌生人，那是只有慈悲为怀、心地高尚的人才做得到的。

对于他们，即我的出版家们和卓越的评论家们，我真心诚意地说，先生们，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这样向那些帮助过和赞许过我的人表示了谢意以后，我要回过来谈谈对另一类人的意见；尽管我知道这类人为数很少，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

我是指少数前怕狼后怕虎或者喜欢吹毛求疵的人。

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书的倾向性。

在他们眼里，凡是出格的事都是错误的；在他们的耳朵听来，凡是反对偏执行为（即罪恶之母）的主张都是对虔诚（即代表上帝的人间统治者）的侮辱。

我要向这些怀疑者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我要提醒他们注意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不是一种美德，伪善也不是宗教。

攻击前者并不等于责骂后者。

揭去法利赛人脸上的假面具也并不等于向荆冠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事情和行为是截然相反的。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善与恶迥然不同那样。

人们过于经常地把它们混淆起来了。

它们是不容混淆的。

不应该把表面现象误认为真理。

不应该用那些只能让少数人得意和备受赞扬的狭隘的世俗说教来取代基督救世的教义。

我重申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界限，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区分，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将它们混为一谈，觉得把外表上的炫耀看做真正的价值，让粉刷好的墙壁证明圣洁的殿堂是很方便的。

世人也许讨厌那种敢于细看和暴露、敢于刮掉金箔让它下面的劣质金属裸露出来、敢于深入坟墓去揭示棺材中遗骸的人。

不过，尽管讨厌，人们还得感激他。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所作的关于他的预言从来没有好的，只有坏的。

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的那个爱谄媚的儿子；但如果亚哈当初不听谗言而听了忠告的话，他便可能逃脱那个血淋淋的结局。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话是那些娇嫩的耳朵所不爱听的。

我认为他比社会上那些伟大的人物更杰出，就像音拉的儿子比犹大和以色列诸王更杰出那样。

他道出的真理与他们的同样深刻，说得同样像先知般英明有力，神态也同样大胆无畏。

那位写作《名利场》的讽刺家在上流社会受到赞扬了吗？

我不清楚。

不过我想，那些被他投掷讽刺的燃烧弹和扫射谴责电火的人中间，如果有几位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也许还可以逃脱亚哈在拉未的厄运。

&hellip;&hellip;



<<简·爱>>

内容概要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成长在一个经济困顿、多灾多难的家庭，居住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势头正健、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代。

这些都给她的小说创作打上了可见的烙印。

《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人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形象。

## 章节摘录

尽管里德太太的体态有些臃肿，但一听见我这不可思议的大胆宣告，便利索地噔噔跑上楼梯，一阵风似的把我拖进保育室，按倒在小床的床沿上，气势汹汹地说，谅我那天再也不敢从那里爬起来，或是再吭一声了。

“要是里德舅舅还活着，他会同你说什么？”

“我几乎无意中问了这个问题。”

我说几乎无意，是因为我的舌头仿佛不由自主地吐出了这句话，完全是随意倾泻，不受控制。

“什么？”

“里德太太咕哝着说。”

她平日冷漠平静的灰色眸子显得惶惶不安，露出了近乎恐惧的神色。

她从我的胳膊中抽回手，死死盯着我，仿佛真的弄不明白我究竟是个孩童还是魔鬼。

这时，我骑虎难下了。

“里德舅舅在天堂里，你做的和想的，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爸爸妈妈也看得清清楚楚。

他们知道你把我关了一整天，还巴不得我死掉。”

“里德太太很快便振作起来，狠命推搡我，扇我耳光，随后二话没说扔下我就走。”

在留下的间隙，贝茜喋喋不休进行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说教，证实我无疑是家里养大的最坏、最放任的孩子，弄得我也有些半信半疑。

因为我确实觉得，在我胸膛里翻腾的只有恶感。

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的上半月转眼已逝去。

在盖茨黑德，圣诞节和元旦照例喜气洋洋地庆祝一番，相互交换礼物，举行圣诞晚餐和晚会。

当然，这些享受一概与我无缘，我的那份乐趣是每天眼睁睁瞧着伊丽莎和乔治亚娜的装束，看她们着薄纱上衣，系大红腰带，披着精心制作的鬃发下楼到客厅去。

随后倾听楼下弹奏钢琴和竖琴的声音，管家和仆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上点心时杯盘磕碰的丁冬声，随着客厅门启闭时断时续传来的谈话声。

听腻了，我会离开楼梯口，走进孤寂的保育室。

那里尽管也有些许悲哀，但心里并不难受。

说实话，我绝对无意去凑热闹，因为就是去了，也很少有人理我。

要是贝茜肯好好陪我，我觉得与她相守，安静地度过夜晚倒也是一种享受，强似在满屋少爷小姐、太太先生中间，里德太太令人生畏的目光下，挨过那些时刻。

但是，贝茜往往把小姐们一打扮停当，便抽身上厨房、女管家室等热闹场所去了，还总把蜡烛也带走。

随后，我把玩偶放在膝头枯坐着，直至炉火渐渐暗淡，还不时东张西望，弄清楚除了我没有更可怕的东西光顾这昏暗的房间。

待到余烬退为暗红色，我便急急忙忙，拿出吃奶的劲来，宽衣解带，钻进小床，躲避寒冷与黑暗。

我常把玩偶随身带到床上。

人总得爱点什么，在缺乏更值得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便设想以珍爱一个退了色的布偶来获得快慰，尽管这个玩偶已经破烂不堪，活像个小小的稻草人。

此刻忆起这件往事，也令我迷惑不解。

当时，我是带着何等荒谬的虔诚来溺爱这小玩具的呀！

我还多少相信它有血有肉有感觉。

只有把它裹进了睡袍我才能入睡，一旦它暖融融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我便觉得愉快多了，而且相信这玩偶也有同感。

我似乎要等很久很久客人们才散去，才候着贝茜上楼的脚步声。

有时她会在中间上楼来，找顶针或剪刀，或者端上一个面包、奶酪饼什么的当做我的晚餐。

她便会坐在床上看我吃。

## &lt;&lt;简·爱&gt;&gt;

我一吃完，她便会替我把被子塞好，亲我两下，说：“晚安，简小姐。”

贝茜和颜悦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人世间最好、最漂亮、最善良的人，我热切希望她会总是那么讨人喜欢，那么和蔼可亲，不要老是支使我，骂我，无理责备我。

我现在想来，贝茜·李一定是位很有天赋的姑娘，因为她干什么都在行，还有善讲故事的惊人诀窍，至少保育室故事留给我的印象，让我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我对她的脸蛋和身材没有记错，那她还长得很漂亮。

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少妇，有着墨色的头发，乌黑的眸子，端正的五官和光洁的皮肤。但她任性急躁，缺乏原则性和正义感。

尽管如此，在盖茨黑德府的人中，我最喜欢她。

那是一月十五日早上九点。

贝茜已下楼去用早餐，我的表兄妹们还没有被叫唤到他们妈妈身边。

伊丽莎正戴上宽边帽，穿上暖和的园艺服，出去喂她的家禽。

这活儿她百做不厌，并不逊于把鸡蛋卖给女管家，把所得的钱藏匿起来。

她有做买卖的才干，有突出的聚财癖，不仅表现在兜售鸡蛋和鸡方面，而且也在跟园艺工就花茎、花籽和插枝拼命讨价还价上显露出来。

里德太太曾吩咐园艺工，凡是伊丽莎想卖掉的花圃产品，他都得统统买下。

而要是能赚大钱，伊丽莎连出售自己的头发也心甘情愿。

至于所得的钱，起初她用破布或陈旧的卷发纸包好，藏在偏僻的角落里。

但后来其中一些秘藏物被女用所发现，她深怕有一天丢失她值钱的宝藏，便同意由她母亲托管，收取近乎高利贷的利息——百分之五十或六十，一个季度索讨一次。

她还把账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算得分毫不差。

乔治亚娜坐在一条高脚凳上，对镜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她把一朵朵人造花和一根根退色的羽毛插到髻发上，这些东西是她在阁楼上上的一个抽屉里找到的。

我正在铺床，因为根据贝茜的严格指令，我得在她回来之前把一切都收拾停当（贝茜现在常常把我当做保育室女用下手来使唤，吩咐我整理房间，擦掉椅子上的灰尘等等）。

我摊开被子，叠好睡衣后，便走向窗台，正想把散乱的图画书和玩偶家具放好，却突然传来了乔治亚娜指手画脚的吆喝，不许我动她的玩具（因为这些小椅子、小镜子、小盘子和小杯子都是她的财产），于是只好歇手。

一时无所事事，便开始往凝结在窗上的霜花哈气，在玻璃上化开了一小块地方，透过它可以眺望外面的院落，那里的一切在严霜的威力之下，都凝固了似的寂然不动。

从这扇窗子看得清门房和马车道。

我在蒙着一簇簇银白色霜花的窗玻璃上，正哈出一块可以往外窥视的地方时，只见大门开了，一辆马车驶了进来。

我毫不在意地看着它爬上小道，因为尽管马车经常光临盖茨黑德府，却从未送来一位我所感兴趣的客人。

这辆车在房子前面停下，门铃大作，来客被请进了门。

既然这种事情与我无关，百无聊赖之中，我便被一种更有生气的景象所吸引。

那是一只小小的、饿坏了的知更鸟，从什么地方飞来，落在紧贴靠窗的墙上一棵光秃秃的樱桃树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这时，桌上放着我早饭吃剩的牛奶和面包，我把一小块面包弄碎，正推窗把它放到窗沿上时，贝茜奔上楼梯，走进了保育室。

“简小姐，把围嘴脱掉。”

你在那儿干什么呀？

今天早上抹了脸，洗了手吗？

“我先没有回答，顾自又推了一下窗子，因为我要让这鸟儿万无一失地吃到面包。”

窗子终于松动了，我撒出了面包屑，有的落在石头窗沿上，有的落在樱桃树枝上。

随后我关好窗，一面回答说：“没有呢，贝茜，我才掸好灰尘。”

## &lt;&lt;简·爱&gt;&gt;

“你这个粗心大意的淘气鬼！

这会儿在干什么呀？

你的脸通红通红，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你开窗干啥？

“贝茜似乎很匆忙，已等不及听我解释，省却了我回答的麻烦。

她将我把拖到洗脸架前，不由分说往我脸上、手上擦了肥皂，抹上水，用一块粗糙的毛巾一揩，虽然重手重脚，倒也干脆爽快。

她又用一把粗毛刷子，把我的头发梳理了一番，然后脱下我的围嘴，急急忙忙把我带到楼梯口，嘱我径直下楼去，说是早餐室有人找我。

我本想问她是谁在找我，打听一下里德太太是不是在那里。

可是贝茜已经走了，还在我身后关上了保育室的门。

我慢吞吞地走下楼梯。

近三个月来，我从未被叫到里德太太跟前。

由于在保育室里禁锢了那么久，早餐室、餐室和客厅都成了令我心寒的地方，一跨进去便惶惶不安。

此刻，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大厅里，面前就是餐室的门。

我停住了脚步，吓得直打哆嗦。

可怜的胆小鬼，那时候不公的惩罚竟使我怕成了这副样子！

我既不敢退后返回保育室，又怕往前走客厅。

我焦虑不安、犹犹豫豫地站了十来分钟，直到早餐室一阵喧闹的铃声使我横下了心来：我非进去不可了。

“谁会找我呢？

“我心里有些纳闷，一面用两只手去转动僵硬的门把手，足有一两秒钟，那把手纹丝不动。

“除了里德舅妈之外，我还会在客厅里见到谁呢？

——男人还是女人？

“把手转动了一下，门开了。

我进去行了一个低低的屈膝礼，抬起头来竟看见了一根黑色的柱子！

至少猛一看来是这样。

那笔直、狭小、裹着貂皮的东西直挺挺地立在地毯上，那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像是雕刻成的假面，置于柱子顶端当做柱顶似的。

里德太太坐在壁炉旁往常所坐的位置上，她示意我走近她。

我照着做了。

她用这样的话把我介绍给那个毫无表情的陌生人：“这就是我跟你谈起过的小女孩。

“他——因为是个男人——缓缓地把手转向我站立的地方，用他那双浓眉下闪着好奇目光的灰色眼睛审视着我，随后响起了他严肃的男低音：“她个子很小，几岁了？

“十岁。

“这么大了？

“他满腹狐疑地问道，随后又细细打量了我几分钟，马上跟我说起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简·爱，先生。

“说完，我抬起头来，我觉得他是位身材高大的绅士，不过，那时我自己是个小不点。

他的五官粗大，每个部位以及骨架上的每根线条，都是同样的粗糙和刻板。

……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